

诗圣少年游·杜甫和他的“间隔年” (之五)

聂作平

镜湖就是众多湖泊中的一个。

镜湖又名鉴湖——绍兴人秋瑾自号鉴湖女侠,即源自她家乡的这汪湖。镜湖之滨,有一座不太起眼的古庙,叫马太守庙。马太守是谁?他就是镜湖的始作俑者,东汉和帝时期的会稽太守马臻。

马臻是陕西茂陵人——与杜甫的远祖杜周是老乡。他任太守期间,将山阴和会稽两县的几十座大大小小的湖泊以及流经其间的小河开凿联通,扩展为一个面积超过200平方公里的大湖。竣工后,《元和郡县志》称它“水高丈余,田又高海丈余,若水少则刈湖灌田,如水多则闭湖洩田中水入海……堤塘周回三百一十里,溉田九千顷”,从此山阴、会稽两县无凶年。

这么一个造福万代的民生工程,带给马臻的却是灾难——由于镜湖淹没了当地不少地主大户的农田,他遭到诬陷,而昏庸的朝廷竟将他处死。

马臻惨死后,会稽百姓想方设法将他的遗骸运回,安葬于湖滨——马太守庙附近,便是保存至今的马臻墓。宋仁宗时,朝廷追封他为利济王。是故,马臻墓碑上的文字是:敕封利济王东汉会稽太守马公之墓。

马太守庙建于开元年间——很大可能,杜甫游江南时,这座庙刚好落成。

杜甫到越州,镜湖是必然要游的,而喜欢凭吊追怀的杜甫,也应该造访过马臻墓和太守庙。

另外,杜甫看到的镜湖远比我看到的更为辽阔浩淼——北宋以后,由于筑湖垦田,镜湖大大缩小。

杜甫的爷爷杜审言的好友宋之问,在杜甫游镜湖前20多年贬越州长史。他曾在一个早春泛舟镜湖并留有诗作。对这位前辈的作品,杜甫是熟悉的。那么,游湖之时,他或许会想起这位人品不那么高洁的前辈的诗句:

芦人收晚钓,棹女弄春歌。
野外寒事少,湖间芳意多。
杂花同烂漫,隐柳日逶迤。

司马迁在《史记》里描写江南生活时用了个词:饭稻羹鱼。意思是以稻米做饭,以鱼做菜。

在越中,来自北方的杜甫品尝到了南方水乡的河鲜,并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很多年后,当他在长安与郑虔同游一个何姓将军的山林,并在何将军府上吃饭时,席间恰好有在他早年留下了美好记忆的河鲜。“鲜鲫银丝脍,香芹碧涧羹”,也就是把鲜活的鲫鱼切成银丝,浇上芹菜熬成的汁水。味蕾的记忆如此牢固,他一下子

就想起了越中,“翻疑艇楼底,晚饭越中行”——我怀疑这不是在长安的舵楼下吃饭,而是像在越中用晚餐。

根据杜甫晚年追忆,少时,他开始与当时的文坛名士魏启心、崔尚等人交往,这些人不因其年幼而轻看他,反而极力赞扬他,称他的才华足以和班固、扬雄相提并论——“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

当杜甫的才华小荷初露时,比他年长11岁的李白正在漫游。或者说,李白在漫游中,来到了一个此后多次赞不绝口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剡中。

一生中,李白四入浙江,三进剡中,除了留下一大批歌咏剡中的诗作外,以后,即使他已离开剡中,但只要遇到奇山异水,总会下意识地以剡中做比喻。晚年,他甚至想终老剡中。可见其对剡中的喜爱。

李白初游剡中五六年后,杜甫也来到了剡中。

春秋时,剡中属越国。汉景帝四年(前153年),置剡县,管辖今天的嵊州市和邻近的新昌县,属会稽郡。剡县建县后,除了新莽时短期改名尽忠县外,一直到宋朝,都称剡县。

北宋的一场战乱,让剡县改了名字。这种改名原因,数遍中国历史,也是不多见的。原来,北宋宣和年间,方腊在青溪起义,受其影响,剡县人裘日新也起兵响应。后来,起义遭到镇压。参与镇压的越州统帅刘述古认为,剡县动荡不安与“剡字两火一刀,有兵火象”有关,于是奏请朝廷,宣和三年(1121年),剡县改名嵊县。嵊县的得名,缘于县境东部一列青幽的山峰:嵊山。

嵊县存续了874年,一直到1995年,嵊县撤县设市,改名嵊州市,属浙江省绍兴市。嵊县的名字来自青山,剡县的名字则来自绿水。

嵊州城区地处盆地边缘,城中四望,都能望见起伏的山峦。市区内,两条源自山间的小河交汇后,始称剡溪。一条是南来的澄潭江,一条是西来的长乐江。澄潭江因江底坡度大,水流湍急,又称雄江;长乐江因江底较平,水流缓慢,又称雌江。

每年夏天,洪水来时,雌雄两江汇合后,中间会夹有一条细长的银色带状水流,两江泾渭分明:雄江浑浊,雌江清澈,直到远处才融成一色。

发源于山地又流经山区的剡溪,在嵊州境内有30多公里。流入邻近的上虞后,称曹娥江,是为钱塘江最大支流。30多公里的剡溪,江流迂

回曲折,夹岸青山,形成了剡溪九曲胜景。

上世纪90年代,有学者提出曹娥江乃是唐诗之路。所谓唐诗之路,就是一条从钱塘江出发,经萧山到绍兴鉴湖,沿浙东运河到曹娥江,然后南折剡溪,经天姥山抵天台山的唐代诗人漫游热线。

作为唐诗之路的精华部分,剡溪只是一条山间小河,它的长度仅为长江的百分之三。但是,唐代竟有包括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白居易、杜牧在内的400多位诗人到此游历,写下了上千首作品。其中,直接有剡字的就有168首之多。剡县、剡溪、剡中、剡江、剡山这些词语时常出现,而出产于此的剡藤纸、剡茗等特产和发生在这里的一系列典故,也在诗中屡见不鲜。

可惜,由于时代久远,杜甫为剡中所写的诗歌没有任何一首完整地留下来,我们仅仅知道的是,在追忆性的自传作品里,他给剡中写下了两句诗,十个字:

剡溪蕴秀异,欲罢不能忘。
白居易说,“东南山水,越为首,剡为面,沃洲、天姥为眉目”。游历了剡中之后,杜甫继续南行,来到了与嵊州相邻的浙江新昌,不过,在杜甫时代,新昌尚属剡县辖地,他只不过从县城来到了山区。

他前往的那座山,因李白一首诗闻名遐迩。46岁那年,客居山东瑕丘的李白在与杜甫分手后做了一个梦,他梦见了一座南方的山。李白对这座山的了解,有三种可能,一是他早年时曾游历剡中,而此山就在剡县;二是贺知章是会稽人,在长安时与李白交厚,两个著名的酒客可能在酒桌上聊起过各自的故乡;三是杜甫向李白提及过这座山。

总之,无论哪种可能最接近真相,李白梦见了这座山,并为这座山写了一首长诗。

这座山就是天姥山,这首诗就是《梦游天姥吟留别》。

天姥山是浙东主要山脉天台山的一部分,地方志称它:“苍然天表,千姿万状,为一邑主山。”在李白梦中,它更是一座气象万千的圣山:“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天台四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

但杜甫只留下了五个字:“归帆拂天姥。”

也就是说,天姥山是他此次少年游的最后一点。游完天姥山,他就踏上了归途。“归帆拂天姥,中岁贡旧乡。”杜甫的自述表明,他的归程从天姥山开始,他回到老家洛阳,

是为了参加考试。

发轫于隋、成熟于唐的科举考试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创举,它使出身寒微的底层子弟,也有了通过读书考试进而跻身官场并改换门庭的可能。在唐代,诸科考试中最为世人所重的是进士科。“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

唐制,有资格参加考试的考生,来源有二:其一称为生徒。即在中央官学与地方州学、县学上学的在校生。他们只要在学校考试合格,就可以直接参加由尚书省下属的礼部主持的考试——称为省试。

其二称为乡贡。即不在各类学校上学的其他读书人。他们要参加科考,必须向所在州、县报考,并经过州、县的逐级考试,合格后,由地方官举行乡饮酒礼为之饯行,再送往京城参加省试。

据徐松《登科记考》统计,有唐289年间,贡举进士266次,及第进士6442人,而整个唐代参加过进士科考试的人数约50万,平均每年及第人数不过二十三个,这与唐诗所说的“桂树只生三十枝”,“三十人中最少者”,即每年录取人数不超过30名是吻合的。

以往的一些学者大抵把杜甫此次考试的地点定为首都长安,实则不然。据《新唐书》载,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唐玄宗“正月己巳,如东都”,一直到两年多后的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十月才返回长安。

洛阳本是唐朝陪都,唐朝皇帝经常率文武百官长驻洛阳。杜甫参加科考的开元二十三年(735年),皇帝恰好东巡,是故,省试是在洛阳进行的。

参加省试前,杜甫还得参加县和州的选拔,而省试时间一般在暮春时节的农历三月。也就是说,如果杜甫等到开元二十三年(735年)才从吴越回洛,他就来不及参加当年的省试了。因此,他应该是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回洛的。这一年,他先通过了县和州的预选,于是才有了开元二十三年(735年)春天的省试。

(摘自新华每日电讯)



诗雨

三峡新童谣(组诗)

蒲华清

三峡红叶

神女姐姐最好客,
漫山遍野铺红叶,
红叶飘进长江水,
齐帮姐姐送清帖——
“快看高峡出平湖!”
“请来欢度红叶节!”。

红地毯

秋风吹,红叶艳,
红遍三峡座座山。
那是铺的红地毯,
欢迎客人来参观。
快来,快来,
十二神女要表演!
片片红叶空中飞,
正在散发节目单。

峡门开

三峡山,排对排,
峡门全都关起来。
江水进峡不见了,
眼看船撞青山怀!
只听汽笛高声叫,
叫得山门道道开。

(作者简介:蒲华清,笔名华维、晓黎,重庆人,曾任重庆出版社编审,重庆市文联第四届常务理事,重庆市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第一届委员。)



彭俊世界

晒秋

卢先庆 摄



校园美

徐思晨

四月,春暖花开,和煦的阳光洒在校园里,足球场网格围栏的一抹三角梅花绽放着美丽的笑脸,绿叶红花,给人以阳光向上,紫花绿叶,给人以温馨舒适;花香飘逸。

早晨,一位扎着蝴蝶结的学生飞跑着,校长好!我鞋带松了,您可以帮我系一下吗?稚嫩的声音甜甜的,一看就是一年级小朋友。校长微笑点头,俯下身子,摆弄鞋带,瞬间系好了。谢谢!她正欲转身离去。慢!我来教你,以后鞋带松了就自己系;手指捏着鞋带头轻轻一拉,鞋带又松了;看仔细,手指握住鞋带两端交叉拉紧,再左右各挽一个圈,穿插再拉紧,系好了。你会了吗?那个学生摇摇头,校长反复示范了几次,鞋带在手指间飞来舞去,阳光也随着鞋带蹦来跳去,耐心细致地说明怎样系,那个小朋友终于明白了,点点头,开心地笑着跑开了。校长挥挥手!别跑,当心摔倒。

温馨甜蜜的一幕就在校长俯下身子的那一刻,灵巧地动作示范,孩子的心领神会,将一朵花儿绽放。我记下了这美丽的大画卷,更要记住校长的智慧。

(作者系县实验小学六年级7班学生。指导教师:王大明)

大唐村的早晨

向玲漫

清晨的大塘村,似梦非梦。

一阵啾啾声扰醒了酣梦中的我,惺忪着睡眠。窗外,几只可爱的麻雀正朝着我点头,好似她们正在向我问候早安。带着几分欣喜,望向窗外的天空,天空早已十分明朗。

我们驻村工作队的住处就在大唐村村委楼上。居身此处,每逢雨过天晴或是春去秋来的清晨,推窗遇见青山蔼蔼云雾缥缈的朦胧美景,欣赏风云变幻雨日晴空的神奇,亦是常事。

迎着晨曦,推开窗来一层薄雾萦绕于山腰,虚矣便是一片浓雾从山脚的河底腾升而起,瞬间弥漫了远方的视野,倘若已是深秋或是隆冬,雾会更浓更深。雾气不断腾升,与大塘村水平线齐平,雾气不断涌动飘忽,俄而一层层雾气卷绕飘荡,不断从半山腰涌至山顶,一时间分不清是云是雾……

“水际天低岸远,山腰雾卷云铺。”我想,当年宋代诗人袁说友眼中的雾卷云铺也不过如此吧。正当沉浸之时,楼前蔬菜大棚里传来一阵爽朗的笑声打破了此刻清晨的宁静。

我从楼上鸟瞰,循着笑声望去,楼前那片还未来得及遮盖保温膜的蔬菜大棚下,顺着大棚钢架看去,几名正在忙碌的管理工人犹如几颗跳动在五线谱上的音符,透过迷蒙的身影初步判断她们是在给

西瓜秧苗蔬果。

昨夜一场秋雨让渐未尽的暑气又消减了几分。趁着几许凉意,来到大棚前,茁壮生长的青椒秧苗在晨雾中泛着翠绿,初长成的番茄秧苗和西瓜藤上新长出的瓜纽子浑身毛茸茸的,挂满了晶莹的露珠,初升的朝阳巧妙地地从某一角度洒下一地轻柔,被露珠折射出丝丝缕缕的金光。瓜藤上那些已经成型的西瓜历经一夜秋风玉露的滋养,滚圆了不少,正像此刻站在大唐村庙安安置点东头的苗苗姐那身怀六甲的肚囊。联想起这组画面,这孕妇的肚囊,这西瓜的滚圆,二者就生命本身这个话题,同样是在孕育生命,应该说植物同人竟然有着同样的伟大,不觉对这些旺盛生长着的藤蔓瓜纽心生敬畏。我想,这些正在忙碌着的工人们定然也和我一样心怀敬畏之心吧,不然她们怎么会如此小心翼翼侍弄着手中的秧苗呢,生怕折坏了瓜纽子。

眼前这片蔬菜大棚,是大塘村为了发展村集体经济,利用村委会门前的撂荒地整治新建的蔬菜大

棚。随着蔬菜大棚开建,从整地建棚到覆膜移苗,再到施肥除草,再到浇水保苗,护花护果等工作有序进行,无数个清晨,总会有人讨论蔬菜大棚种植是否成功,或是讨论蔬菜管护方法,亦或是惊喜西瓜秧苗开花结果,……也是在无数个清晨,总会有这些不同的声音时断时续的从田间传来,隐入双耳,融入我半梦半醒的清晨,每当此刻仿若又是在梦里增加了一道令人欣悦的风景。

晨雾已然渐渐散去,不远处何本立夫妇正在忙碌着用刀砍山脚的荷叶树,给家里五头肥猪准备猪草,因为干旱今年种的红苕秧收,家里缺猪草,他们只得采回荷叶做猪食。

说起何本立一家,总能令我时常感慨人生无常。有时候,面对有些贫困,会在不经意间戳疼柔软的心。往往因为这些贫困,并不是因为好吃懒做,只是因为无能为力。每当看到身处困境中的他们为了明天能摆脱贫苦的困扰,依然在做困兽一样的努力挣扎时,哪怕早已伤痕累累,也从不会轻易说放弃,这

样的境遇是会让人心生怜悯的。

何本立的双眼视力发生病变多年,据初步诊断三级残疾;老婆是贵州人,常年多病,家有两个学生,大闺女正在就读高二,小女儿正在上小学六年级。先前何本立尚且还可以外出务工挣点钱,合着老婆在家卖两头肥猪补贴家里生活开支,后来随着视力越来越不好,对方出于安全考虑再也没人敢用他务工,家里少了经济来源,一家人逐渐步入了拮据的境地。我们驻村工作队入户走访中了解情况后,与村委班子通过研判,最终通过村民代表大会表决同意,通过申请低保的方式为何本立一家寻求解决生活困难的办法。本是小小善举,却给予了何本立一家莫大的鼓励,他和老婆商量着喂上了五头肥猪,原本打算可以以此增加一些家庭收入,可又不巧遇上干旱,只得四处寻找猪草,就连山上的荷叶树叶、芭蕉叶也成了不可多得的猪草。

“咚—咚咚—”,太阳刚刚升起,这一声声的节奏,应和着蔬菜大棚里时断时续的欢笑声。大唐村的早晨,响起了和谐交响曲。

宁河峡韵